

史學譯叢

1

1954

目錄

論偉大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史的科學研究工作……………	「歷史問題」一九五三年第十一號社論	(一六)
關於蘇維埃社會史研究工作的幾個問題……………	М·基姆、Г·加里柯夫	(一七)
一部研究蘇聯共產黨史最重要的史料……………	З·П·科斯免戈娃、М·А·德沃因什尼科夫	(四一)
蘇聯憲法草案進行全民討論的經過……………	Г·И·特列契亞科夫	(七)
論封建社會形態的基本經濟法則……………	М·Н·梅伊曼、С·Д·斯卡茲金	(八)
十七世紀農民經濟中的僱傭勞動……………	З·А·奧格利茲科	(三)
烏克蘭重新與俄羅斯合併三百週年……………	М·吉霍米洛夫、А·立霍拉特	(四)
一部關於烏克蘭史的科學著作……………	М·吉霍米洛夫等	(一七)
關於蘇聯歷史科學研究工作聯合會議的報導……………		(一八)
民主德國馬克思主義雜誌論歷史科學研究的狀況……………		(一九)

論偉大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史的科學研究工作

——蘇聯「歷史問題」一九五三年第十一號社論

偉大十月社會主義革命是人類歷史的轉折點。十月革命在衝破了世界帝國主義的戰綫和在最大的資本主義國家之一中推翻了資產階級政權以後，建立了無產階級的政權，并在短短的一個歷史時期內對社會生活的各方面完成了最深刻的改造。十月革命開闢了世界資本主義崩潰的紀元，開闢了共產主義勝利的紀元。

偉大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標誌着我們祖國歷史命運的根本轉變。它挽救了俄國免於民族的覆滅，免於變為世界帝國主義殖民地的危險，并為俄國打開了走向共產主義的道路。

十月革命把我國——無產階級專政的第一個國家——建成為世界革命運動的強大基地。世界各國整個現代史時期內的發展是在偉大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直接影響之下進行的。

由此可見，研究偉大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史是有何等巨大的科學的和政治的意義。資本主義國家的勞動者可以從我們勝利的革命的經驗中，學會怎樣使自己擺脫資本主義的壓迫、為消滅資本主義制度以及為建成社會主義社會而鬥爭。因此，對於偉大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史進行真正科學的創作，是蘇維埃史學家最重要的任務之一。

黨的文件、共產黨歷次代表大會和代表會議的決議、黨中央委員會的決定，對於蘇維埃史學家之實現這個任務具有指導性的意義。在黨的這些文件中，對於國內外形勢以及階級力量的配置作了深刻的馬克思主義的分析，總結了無產階級的階級鬥爭的經驗，決定了革命的無產階級及其政黨在為社會主義革命勝利而鬥爭的時期中的路線。

蘇維埃史學家論述偉大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史的著作所依據的是弗·依·列寧和約·維·斯大林的天才著作。列寧關於俄國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發展的評述，關於社會主義可能在一個國家內獲得勝利的發現與理論論證，關於社會主義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這一切都是研究偉大十月革命史的堅實的理論基礎。弗·依·列寧在歷史性的「四月提綱」及在「布爾什維克能否保持國家政權？」、「災禍臨頭和防止之法」、「國家與革命」等著作中，深刻而科學地論證了俄國社會主義革命的經濟和政治的先決條件，證明了這一革命的必要性和必然性，擬定了無產階級為推翻資本主義制度和獲得社會主義勝利而鬥爭的戰略和策略。列寧在十月革命激烈的階級鬥爭時期中所寫的著作是研究十月革命史最重要的根據。弗·依·列寧在蘇維埃政權建立以後所寫的著作，如「無產階級革命與叛徒考茨基」、「無產階級專政時代的經濟和政治」、「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十月革命四週年」、「論我國革命」等書，總結了十月革命的偉大經驗，全面地論證了十月革命的社會主義的性質，揭示了它的國際意義，指明了它的特徵，首先是指明了共產黨的領導作用和作為保證推翻資本主義並確立社會主義制度的決定性力量的工農聯盟的意義。

列寧對於偉大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分析，在約·維·斯大林的著作中得到了進一步的發展。斯大林的著作揭示了十月革命所具有的國際性質，對於共產黨在準備和實現十月革命時期中的戰略和策略作了深刻的分析，對於當時最重要的事變作了論斷，指明了十月革命勝利的基本原因。約·維·斯大林在這樣的一些著作中，如『十月革命與俄國共產黨人底策略』、『論俄國共產黨人底戰略和策略問題』、『論列寧主義基礎』、『論列寧主義底幾個問題』、『論黨在農民問題上的三個基本口號』、『十月革命與民族問題』、『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等等，都以深邃的真正馬克思主義理論，總結了十月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經驗。約·維·斯大林在一九一七年二月至十月期間所寫的著作，特別是在俄國社會民主黨（布）第六次代表大會上所作的報告，對於研究十月革命史有很大的意義。

弗·依·列寧和約·維·斯大林的著作爲偉大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史的科學研究工作打下了基礎，同時，對俄國的資產階級和國際的資產階級集團中以及極力誣蔑我國工人階級和農民，極力歪曲十月革命過程和性質的第二國際的機會主義者（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托洛茨基份子和布哈林份子）陣營中那些偽造偉大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史的人，也給了致命的打擊。

共產黨擊破了坡克羅夫斯基的反馬克思主義的『學派』，揭穿了這個『學派』所固有的主觀主義，這種主觀主義使這個學派的擁護者竟對於十月革命及其社會主義性質的客觀前提加以否定。共產黨揭發了敵人的企圖；他們把十月革命說成是布爾什維克這個不大的集團的陰謀，把勞動大眾描寫成只能進行自發的破壞性行爲的一批盲目的羣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歷史科學揭示了勞動大眾在社會發展中

的作用，認為他們是革命的偉大創造力量，是在破壞舊的資產階級社會和建立新的社會主義社會事業中具有無窮創造力及空前積極性的體現者。共產黨粉碎了敵人的否定十月革命的社會主義性質與歪曲十月革命為純粹民族現象的說法。共產黨揭露了資產階級民族主義份子歪曲偉大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史的一切危害，指明了這個革命的意義是把各族人民從民族壓迫中解放出來，從而打下了蘇維埃多數民族國家的堅固性所依賴的各民族偉大友誼的基礎。

偉大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史的基本問題在『蘇聯共產黨（布）歷史簡要讀本』這本真正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知識的百科全書中，業已作了深湛的科學研究。蘇維埃史學家根據黨和政府的指示，已對一系列有關十月革命史的重要問題作過研究。一九三五和一九四二年出版的『蘇聯國內戰爭史』第一卷和第二卷，對於彼得格勒及國內其它大城市武裝起義勝利以前的十月革命史，破天荒第一次地作了有系統的詳盡的敘述。在最近數年中出版了許多關於十月革命史的科學通俗讀物以及國立莫斯科大學和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所屬高等黨校的講義。十月革命史在各地方特別熱烈地研究着，如烏克蘭、別洛露西亞、愛沙尼亞、拉脫維亞、烏茲別克斯坦、哈薩克斯坦、布略特蒙古和巴什基里亞都出版了有關十月革命史的著述。在烏拉爾、西伯利亞、外貝加爾湖以及遠東也都有革命史的作品印行問世。至於庫爾斯克、沃龍涅什、薩拉托夫、斯維爾德洛夫斯克、伊萬諾沃、喀山等地的史學家們也出版了許多有關各該地區的十月革命史的著作。僅僅八年之中（一九四五——一九五二年）在蘇聯就有二百八十篇以上關於十月革命史的考受候補學位的論文，這一事實足可證明，蘇維埃史學家對於世界史上的這一

個最重要問題的興趣是很濃厚的。在這方面的科學研究工作的基地是已經擴大了。從中央與地方收藏極豐富的檔案庫中選出了很有價值的文件，并予以刊佈了。

絕大多數闡明十月革命的著作和學位論文都是講述黨史的各種題目。它們的作者都是根據具體材料來說明共產黨在我國工人和農民為保衛蘇維埃政權而進行英勇鬥爭中的領導作用。從這些較好的、根據大量檔案和文件資料而寫的作品中，讀者可以找到對於領導革命工農羣衆的黨及各級黨組織的作用的科學的闡明。

各地方所發表的關於十月革命史的著作及學位論文，有很大一部分都是用於研究布爾什維克黨在一九一七年二月至十月期中的戰略和策略的問題。其中有一部分（主要是學位論文）是關於這樣的一些最重要的問題，例如，黨在準備和實現社會主義革命勝利期中為爭取農民和士兵大衆而鬥爭的問題。

由此可見，偉大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史的研究在最近數年內已達到相當大的規模。參加這個研究工作的有數百蘇維埃史學家；同時還吸收了大量年青的科學家在內。

雖然有這些無可懷疑的成就，但是關於十月革命史的研究情況還不可能認為是已令人滿意的了。

在多年以前出版的許多關於十月革命史的研究作品和科學通俗讀物，雖說過去會起過良好的作用，可是今天已不能滿足讀者日益增加的需求了。科學已遠遠地走在前面，資料更多了，很多新的問題提出來了，而這就迫切要求有總結性的作品問世。但是，像關於十月革命史這類總結性的研究作品

仍然還付缺如。至於十月革命的科學通俗讀物的簡述和講義是不能代替有關這類問題的基礎著作的。對於許多最重要的問題，如一九一七——一九一八年的工人運動、農民和士兵羣衆運動等問題的重要研究著作，目前還沒有寫出來。至於研究十月革命的國際意義的問題，也還沒有專門著作發表。在許多民族共和國中，偉大十月革命史的研究也做得很少。最近數年中在格魯吉亞、阿爾明尼亞、阿塞拜疆、吉爾吉斯、立陶宛和摩爾達維亞，就不曾出版一本關於社會主義革命史的重要研究著作。

在許多講述偉大十月革命史的著作、講義和通俗的小冊子中，有着嚴重的錯誤和主觀主義性質的缺點。比如，在O·H·查阿達耶娃、Э·H·布爾查洛夫、M·П·史節潘諾夫、H·B·艾里查洛夫及其他史學家的講義和科學通俗讀物中，對於我國經濟狀況、國內外形勢、階級力量的對比等都闡述得極爲潦草。從這些講義和小冊子中讀者不能知道，什麼樣的客觀經濟和政治的因素是從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過渡到社會主義革命的基礎，以及爲什麼只有在俄國才形成了獲得社會主義革命勝利的極有利的條件。像這種研究歷史現象的態度，使得布爾什維克黨在準備和實現無產階級革命時期中的活動是依靠什麼樣的客觀規律性，變得模糊了；同時，在這些著作中所相當着重討論的布爾什維克黨的戰略和策略問題，因缺乏客觀形勢的分析，也就不能令人有十分深刻的了解。

同時，大多數這種講義和小冊子對於勞動大衆在推翻資本家的統治和確立社會主義制度時所起的決定性作用，也說明得輾弱無力。馬克思列寧主義教導我們說：革命運動愈深入，人民大衆參加革命也愈廣泛，愈積極。偉大十月社會主義革命標誌着社會關係的最深刻的變革，所以它能喚起千百萬人

民羣衆去積極地創造歷史。研究這個進程是今天蘇維埃史學家最重要的任務。

如所週知，俄國資本主義制度的命運之所以最後被決定，是因為布爾什維克黨善於將爭取和平的一般民主運動、農民要求土地的民主運動、被壓迫民族爭取民族平等的民族解放運動、以及無產階級爲推翻資產階級和建立無產階級專政而鬥爭的社會主義運動匯合成爲一個統一的強大的革命洪流。對於這些運動加以深刻的科學分析，應該成爲研究十月革命史的史學家們的注意中心。但是，到現在還沒有一本關於這些問題的專門著作。甚至這個時期的工人運動也沒有成爲蘇維埃史學家專門研究的對象。在關於十月革命史的許多著作中，對於工人階級創立和鞏固蘇維埃政權的領導作用，對於工人階級爲改善自身物質狀況、爲確立工人階級的監督和工業國有化而鬥爭的領導作用，也闡述得不够。對農民運動的研究，也差不多一樣。同時大家都知道，一九一七年的農民起義曾經是全國革命危機深重的顯明標誌。所以，到現在還沒有關於爭取和平、爭取退出帝國主義戰爭的一般民主運動的研究，則是不能容許的。要知道正是『黨在這個基本問題上把極廣大民衆集合到了無產階級先鋒隊周圍』。●

深刻地分析羣衆革命運動的各種洪流并分析黨爲聯合這些洪流而鬥爭的情形，應成爲研究者的注意中心。許多史學家雖然正確地強調指出黨在準備和實現十月革命中的組織和動員的作用，但却忽略了這樣一種情況：如果黨的行動不依靠最廣大工人階級和農民羣衆的最偉大的革命毅力、積極性和自

● 斯大林：『列寧主義問題』，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三年，北京，第九〇頁。

動精神，黨的努力也將毫無結果。弗·依·列寧在闡明俄國社會主義革命的先決條件問題的時候，於一九一七年九月寫道：『起義要獲得勝利，應當不是依靠於陰謀，不是依靠於黨，而是依靠於先進階級。此其一。起義應當依靠於人民底革命高潮。此其二。』^①所以，蘇維埃史學家的任務是：深刻地洞察歷史過程的實質，揭露其規律性，并根據具體的歷史資料證明人民大眾在共產黨領導下實現俄國社會主義革命的有決定性意義的作用。

但是，這個任務在許多關於十月革命史的著作中還不曾得到應有的解決；作為革命創造者的羣衆的作用尚未成為研究的中心，也沒有明確地被提出來。羣衆組織中如工農兵代表蘇維埃、工會和工廠委員會、農民委員會和士兵委員會等等的活動就很少有人注意。而正是這些組織的活動表現了人民大眾的革命創造性，表現了勞動者沸騰的革命毅力；黨正是依靠他們，利用他們，使自己的影響深入到工農兵的最下層，發動他們起來作鬥爭，發動他們爭取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的。

B·節米多夫所著『莫斯科布爾什維克在一九一七年市杜馬和區杜馬選舉期中為爭取羣衆而鬥爭』一書（一九五三年，托姆斯克）的特點就是對勞動大眾的運動估計不足。該書作者詳盡地分析了布爾什維克的市政綱領，也論述了布爾什維克組織在莫斯科市杜馬和區杜馬選舉期中關於組織和宣傳方面的活動。但是，對於工人羣衆在市選舉運動期中的鬥爭，却幾乎是毫無說明。在很多場合下，著者

①『列寧文選兩卷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四年，北京，第一三七頁。

對於人民大眾在革命鬥爭中的作用引用了很重要的真實材料，但在這方面却沒有作出必要的結論。比如，在關於一九一七年喀山十月武裝起義的論文集中（一九四八年，喀山），關於農民代表蘇維埃第二次省代表大會的代表們奮起捍衛七月事變以後被捕的布爾什維克鼓動者們，記載着很好的材料。但是在該集中對於這件事實的意義，卻不會加以闡述，儘管這件事實顯然可以說明勞動農民革命熱情的高漲以及工農聯盟日益鞏固的情況。

在布爾什維克領導之下的工人階級和勞動農民的聯盟——這個保證推翻資產階級政權和獲得社會主義革命勝利的聯盟——的組成過程，特別應該使史學家們感到興趣。但是，對於工農聯盟組成和鞏固的過程加以具體的分析，並沒有成為研究偉大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許多史學家們的注意中心。甚至像這樣一個最重要的問題，如實行列寧的土地法令——在其實行的過程中特別明顯地表現了工農聯盟的強大力量，在許多關於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史的著述中說得很平淡、很膚淺。

蘇維埃史學家對於偉大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史的科學分期問題，也未給以應有的研究。在有些關於十月革命史的著作中，將客觀歷史全部進程的研究都按黨的實際策略來劃分時期，這恐怕很難認為是正確的。因為這勢必使革命發展的客觀因素——黨的策略變動的基礎，得不到應有的闡發。

同樣在論述各地方的社會主義革命開展的著作中也具有主觀主義的錯誤。關於社會主義革命在我國某些地區中發展的社會經濟前提和特點的問題，通常只輕描淡寫地說明一下那個地區的領土，表面地提一提它的人口、農業和工業。甚至在許多其題目能引人入勝的專著，如H·沃龍柯夫所著『沃龍

涅什布爾什維克爲爭取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勝利而鬥爭」一書（一九五二年，沃龍涅什）中，對革命的社會經濟前提這一問題就說明得很令人失望。H·沃龍柯夫沒有研究社會上的各種矛盾，也沒有根據沃龍涅什省的材料來對國內階級衝突的尖銳化加以分析。

第一個勝利的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發生在一個大國裏：這個大國廣闊的幅員從白海到黑海，從波羅的海至太平洋。在這個廣袤的領土上，革命發動了幾千萬人。因此，說明在社會主義革命發展過程中中央與各地區之間的互相依賴關係，就是蘇維埃史學家最重要的任務之一。最近數年來出版的著作（例如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所屬社會科學院於一九五三年出版的集子『一九一七——一九一八年地方蘇維埃政權的確立』），正確地說明了中央與各地區在革命危機迫近過程中的共同點，說明了當時這個危機表現形態的特殊性，以及我國各地區勞動大衆的充沛與多樣的革命創造性和主動性。

同時，中央與地方在革命力量的比重也常常敘述得很簡單。如所週知，在革命事變發展的過程中，中央與地方在革命力量的比重上是有變化的。一九一七年二月到三月，革命的彼得格勒在成立工人兵代表蘇維埃時向全國作出了革命創造的榜樣。但一到四月，國內若干地區在確立革命的蘇維埃專政方面，比首都已前進了一步。弗·依·列寧關於這點在四月代表會議上說道：『在俄國革命的進行中，我們發現了中央有某些官僚主義，而在各省地方當局則比較能更充分地利用掌握在蘇維埃手中的政權。首都的各級蘇維埃在政治上比各省地方蘇維埃要更依賴於資產階級的中央政權。』^①在一九一七年的五月到六月，彼得格勒的無產階級的巨大革命毅力加強了，向全國作出了爲建立蘇維埃專政

等等而鬥爭的榜樣。六月到七月初，彼得格勒重新勝過了外省。然而，有些史學家在研究中央與地方之間的這種對比關係時，把它當作是一成不變的常數。

許多作品在談到中央與地方事件的聯系問題時往往流於膚淺。很多作者常常講到事件的外部的、年次的聯系，而很少講到事件的內部聯系和制約性。例如，在А. Д. 格萊波夫『布爾什維克爲建立與鞏固庫爾斯克省蘇維埃政權而鬥爭』一書中（一九五二年，庫爾斯克）並未說明這一事實：即一九一七年夏天的政治危機合乎規律地在全國範圍內增長起來，連庫爾斯克省也包括在內。

關於俄國邊區民族的民族運動這個問題，在若干著作中說得很片面。其中完全沒有考慮到存在於民族運動中的兩種傾向：資產階級民族主義的傾向和革命民主主義的傾向。對於革命民主主義的傾向簡直很少注意。例如，在關於喀山十月武裝起義的論文集中，很詳細地論述了韃靼的資產階級的組織以及他們參加對革命的塔什干的討伐戰爭，但對於民族解放運動的革命民主主義傾向却講得極其不夠。該論文集的著者們沒有注意伊斯蘭教勞動者聯盟、伊斯蘭教貧民的組織、士兵的組織以及其它組織，而爲了使這些組織脫離資產階級影響，布爾什維克黨曾進行過鬥爭。

有些關於十月革命史的著作，限於研究一九一七年二月到十月這個範圍內所發生的事件，這種情況不能認爲是常態的。關於創立蘇維埃政權、建立蘇維埃國家及最初實行社會主義改造的時期，在這

些著作中却只佔比較小的地位。這些作品的著者們不知道，只有對蘇維埃政權在成立後的最初數月中所作的全世界歷史性的社會改造工作加以深刻分析之後，十月革命的社會主義性質才能充分地予以說明。例如H·蘇普露連柯在「偉大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在烏克蘭」一書（一九四八年，基輔）中，僅費了三、四頁的篇幅（從第一一八頁起）來闡述烏克蘭最初的社會主義改造。K·杜貝娜在「爲創立烏克蘭的蘇維埃政權而鬥爭」這本小冊子中根本未提到十月革命所完成的社會主義改造的工作。這個缺點在「烏克蘭布爾什維克組織爲爭取實現偉大十月革命的勝利而鬥爭」的論文集（一九四九年，基輔）中也同樣存在着。該集的著者們只是闡述了蘇維埃政權的建立，而對於蘇維埃政權在社會生活各方面所執行的社會主義政策則未加以論述。

出版各種文件彙編對於十月革命史的研究有很大的意義。應該指出，近幾年來出版了許多很有價值的屬於這類性質的書刊。然而，這些彙編的文件往往是任意摭拾來的，沒有經過嚴格的科學的審查和分析。譬如，在「偉大十月社會主義革命中的哈爾科夫」集子中，就沒有收入哈爾科夫黨組織關於擁護列寧「四月提綱」的決定和頓涅茨·克里沃洛日斯克區黨代表會議的決議。

在文件彙編如「偉大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在土耳其斯坦的勝利」和「偉大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在烏茲別克斯坦的準備和實現」中，都完全忽略了有關我國中央地區革命事變的資料。像這幾種書脫離了彼得格勒、莫斯科及俄國其它有決定性意義的中心城市的工人鬥爭來說明土耳其斯坦勞動者的鬥爭，這就會使我國社會主義革命怎樣開展的情形，得不到正確的概念。在這些彙編中，對於一九一七年十月

發生的塔什干起義反映得不够。『偉大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在土耳其斯坦的勝利』這本集子的編纂者們把一九一七年十月的全部革命高潮主要地歸功於塔什干工人要求開辦『我們的生活』報。在該集中關於勞動大眾的革命創造性、關於他們爲建立和鞏固蘇維埃政權而鬥爭的資料是極少的。

由此看來，在偉大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史的科學研究工作中是有嚴重的缺點和錯誤的。研究十月革命史之有這種不利的情況首先是由於根深蒂固的教條主義作怪，即著者們在說明歷史事件時的咬文嚼字的態度，因而他們不能分析具體的歷史資料，而只能引經據典，只能表現出很低的科學批判水平。只有靠科學團體的創造性討論，才能夠有效地解決十月革命史上的一系列的問題。但是近幾年來不會舉行一次創造性的討論，也不曾有過一次關於偉大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史問題的爭辯。至於對關於十月革命的書刊的批評論文和書評則往往是皮相的、簡略的。其中有許多批評論文和書評並未對所評論的作品作出批判性的分析，也沒有指明它們的優點和缺點。

研究社會主義革命史之所以產生重大的缺陷，是因為在組織科學工作方面存在着很大的缺點。十月革命史的研究應該在全國範圍內有計劃有指導地大規模去進行，以便最大限度地利用科學工作者的創造力而取得最大成果。可惜，這種工作尚未成爲全國的歷史領導機構——蘇聯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的注意中心。歷史研究所沒有製訂怎樣研究偉大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史的計劃，沒有擬出關於這方面問題的候選學位論文和科學研究的題目，也沒有把十月革命史的研究進程報導給科學界。近幾年來歷史研究所沒有出版一本關於十月革命史的研究作品，也沒有印行任何有關十月革命史的文獻。

由於缺乏必要的領導，史學家們的努力往往僅集中於比較容易研究的問題上。雖然下列題目如布爾什維克對待立憲會議、對待國事會議和民主會議的態度，布爾什維克刊物在準備和實現十月革命期的作用等，已有人在歷史文獻中作過十分詳細的研究，但近幾年來某些考受學位的論文仍在討論它們。同時，如關於偉大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社會經濟前提、工人和農民運動的發展、蘇維埃國家的創立、已獲勝利的蘇維埃政權關於社會、經濟和文化的改造工作等問題，則差不多沒有什麼重大的研究。蘇維埃史學家們應該深刻地致力於研究偉大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史的各种根本問題。

必須堅決克服深入於歷史科學並成為十月革命史科學研究工作主要障礙的主觀主義的錯誤。爲了能真正克服這個缺點，史學家應該更深刻地掌握馬克思列寧主義。這就是說，不僅需要縝密地研究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的著作，而且還要學會把他們所研究成功的馬克思主義的辯證方法創造性地用來分析具體歷史過程。如果有人認爲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經典著作已對十月革命史的一切問題都作了現成的解答，這種假定完全是錯誤的。歷史研究的重要性不是決定於引了哪些經典，而決定於對具體歷史材料是否進行了獨立而深刻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分析。

蘇維埃史學家應該勇往直前地發揚科學性的批評。沒有嚴格的、原則性的、而同時是實事求是的、與人爲善的批評，就不可能消滅唯心主義的、主觀主義的錯誤；也不可能真正科學地闡明客觀過程和人民大眾——歷史的真正創造者——的作用。史學家的任務就是，根據具體歷史材料說明爲列寧所發現的革命基本規律，即爲一切革命，特別是爲二十世紀所有三次俄國革命證實了的正確的規律，

這個規律的內容是：『爲着革命，僅僅只是被剝削被壓迫羣衆覺得不能照舊生活並要求改革，還是不夠；爲着革命，還必須要剝削者已不能照舊生活和照舊統治。只有當「下層」不願照舊生活而「上層」不能照舊生活和照舊統治時，革命才能獲得勝利。這個真理，換句話說就是：如果沒有全國的危機（既牽動被剝削者，又牽動剝削者的危機），那末革命是不可能的。』^①

關於我國經濟發展上的許多問題應引起偉大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史研究者的特別注意。如果不對於俄國經濟怎樣日益加緊依賴外國資本的過程作全面分析，就不可能全面地闡明十月革命是解放俄國使之免於外國奴役及免於民族覆滅危險的革命底意義，這一點是不容置疑的。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宣傳鼓動部和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所屬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學院合編的『蘇聯共產黨五十年（一九〇三年到一九五三年）』的提綱着重指出：『共產黨實現了勝利的社會主義革命，把我們國家從民族浩劫中拯救了出來，使它擺脫了依賴於世界帝國主義的半殖民地地位，把蘇聯人民引上了人類歷史上前所未有的社會主義改造的康莊大道。』^②蘇維埃史學家的刻不容緩的任務便是在科學研究中闡述下列問題：俄國壟斷組織及其反人民的政策的作用，革命前夕俄國生產力的狀態及沙皇政府和臨時政府對生產力所實行的掠奪的毀滅政策，資本主義制度危機的日益加強，等等。

對於蘇維埃國家在我國社會制度中所進行的偉大社會主義改造事業史進行科學的研究工作，是史

①『列寧文選兩卷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四年，北京，第七四九頁。

②『蘇聯共產黨五十年（一九〇三年到一九五三年）』，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三年，北京，第一五頁——譯註。